

走線美國遇挫之後，他們轉戰歐洲

當走線美國的大門轟然關閉，歐洲走線一躍成為中國走線客「潤」出去的Plan B。從貝爾格萊德的「唐人街」雷迪娜，到比哈奇的中國商店，我追溯了中國人近兩年來的歐洲走線路線。



巴爾幹的冬日，冷冽得像一把刀，割破層層防線直刺入骨髓。2024年11月末，波黑剛下了入冬後的第一場大雪，天地只剩下白與灰兩種顏色。在邊境城市比哈奇（Bihać），夜晚的氣溫接近零點，連在市中心也見不着幾個人影，一派蕭瑟蒼涼。

但在比哈奇一家簡樸的旅館房間裏，一群中國走線人正聊得熱火朝天。房裏的暖氣開到30度，角落放着幾雙泥濘的鞋子，小桌上堆滿了空啤酒瓶。房間裏只有兩張床和幾把椅子，卻躺着坐着十幾個男人。他們七嘴八舌，討論着明天誰去見蛇頭、偷渡的費用怎麼支付才安全妥當、如果走線途中失聯了怎麼辦。他們來自五湖四海，大多是單身男性，也有人帶着妻兒一起走線。

當我在比哈奇遇見這些中國走線客時，特朗普剛剛贏得美國大選，他們已經能夠預見到，走線美國之路將會變得更加艱難，不約而同轉戰歐洲。旅館房間裏，每個人瞄準的目的地都是德國。他們聽說，德國對難民提供的福利好，包吃包住，還有每月的津貼。

跟美國相比，歐洲走線路程更短、所需的時間和預算更少。中國走線客通常先飛到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，再坐大巴前往波黑首都薩拉熱窩，隨即轉車到緊鄰克羅地亞邊境的比哈奇。塞爾維亞和波黑皆對中國公民免簽，而比鄰的克羅地亞，則是歐盟和申根區成員國。只要到了克羅地亞腹地，走線人可以相對輕易地抵達歐盟各國。這條線路是巴爾幹路線（Balkan Route）的一條分支，多年來一直是非常規進入歐盟的熱門路徑。

比哈奇旅館房間的一衆中國走線人當中，29歲的廣東人小德相對年輕，話並不多，卻是隱藏的領袖人物。小德最初希望到美國，但真正動身出發時，改了主意。「美國那邊挺難的，走那個熱帶雨林，一走就兩三個月，我幹嘛不走這個短一點的，」特朗普上台的消息也讓他打了退堂鼓。「我看到就算去到美國也拿不到身份。我在想，我不如去德國。」於是，他以目的地給自己取了化名「小德」。因為不會翻牆，小德主要從百度貼吧的塞爾維亞吧獲取走線信息。塞爾維亞吧關於歐洲走線的帖子比比皆是，雖然往往不會直接提到走線、偷渡，但意圖再清晰不過了：「個人走，塞爾維亞或者波黑出發」、「走路去德去掙錢養家」、「想進歐盟的可以聯繫我」……



在網上搜集信息和與其他走線人交流後，小德對德國建立了初步認識：「吃住不用愁，有錢收，工資高過其他歐洲國家」。

小德小時候家境並不寬裕，但在他初中時，父親白手起家開工廠掙了錢，他突然過上了富二代的生活。他上過私立中學，開過蘭博基尼豪車，年級輕輕就接手了家裏的塑料工廠。但由於工廠經營不善，又因環保政策加強而屢遭罰款，他欠下200多萬人民幣的債務，被列為「失信被執行人」，被限制高消費，不得搭乘高鐵、飛機等。抱着姑且一試的心態，小德試圖從廣東到香港，竟能成功出境，他隨即飛到塞爾維亞。

我在比哈奇遇到的大部分中國人跟小德一樣，因經濟原因而決定出走。有的是失業已久的年輕人，有的是經營小本生意的中年人，因疫情衝擊、違規罰款等種種原因而負債。有好幾個人都說：「再不出來，就要上失信名單了。」

根據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披露，截至2024年年末，已有超過850萬人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。在2020年3月，這一數字約為574萬，即在不到5年內，失信人人數增長了近48%。

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，今年5月，各年齡段勞動力失業率都在下跌，其中16—24歲青年勞動力失業率為14.9%，創近一年來的新低。但隨着1200萬應屆畢業生在夏季加入勞動力大軍，這一數字預計將再次攀升。在2023年，青年失業率一度飆升至21.3%的歷史最高水平。統計局隨後暫停了數據發布，並更新統計方式，在剔除在校學生後重啟發布。對於中國的失業率數據是否真實、完善，外界多有質疑的聲音。

在這些統計數字背後，是數以百萬計在債務、失業泥潭中掙扎的個體。其中一些人跨越半個地球，來到了歐洲邊陲。



Plan B

從波黑首都薩拉熱窩坐大巴到比哈奇，要穿越大半個波黑，需要約6、7個小時車程。這座邊陲城市是當地聞名遐邇的景區，清澈如玉的烏納河穿城而過，附近就是波黑最大的國家公園，以雄偉壯觀的瀑布群知名，是遊客漂流、遠足的勝地。

然而，在僅僅數年前，比哈奇曾以另一個原因而揚名天下。2018年，歐洲移民危機愈演愈烈，大量來自中東、北非和南亞的難民通過巴爾幹路線試圖進入歐洲。比哈奇是當時最活躍的越境點之一，城內廢棄和空置建築中住滿了難民，他們還在周邊搭建帳篷露宿。

同時，比哈奇也是路途中最艱險的一站。在其餘的路程中，難民能搭乘交通工具，只有從波黑到克羅地亞這一段路，他們大多需要在夜幕的掩護下，步行穿山越嶺。當巴爾幹的寒冬襲來，數以千計的移民缺乏供暖、食物和衣物，進退兩難。作為逼近歐盟邊境的最後一站，比哈奇成了折射歐洲難民困局的一面鏡子，國際媒體紛紛前來報道。

一位追蹤報道難民危機多年的當地記者告訴我，近兩年來，比哈奇開始出現中國走線客的身影。在難民經常留宿的廢棄建築裏，蛇頭在牆上張貼了多種語言的廣告，而中文是最近新增的語言。上面畢恭畢敬地寫道：「如果您想前往歐洲（意大利、德國、法國等）旅行，我們可以幫助您。謝謝。」

中國走線人通常比其他移民更具經濟實力，他們大多不必風餐露宿，而是在比哈奇老城中心、烏納河畔的旅店裏住宿。他們有的事先在Telegram接上了頭，有的是在河邊公園曬太陽時偶遇，一拍即合，聚集在旅館房間裏商討走線大計。

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曾多次嘗試走線美國，都鎩羽而歸。自去年夏天起，走線美國的中國人遭遇接二連三的打擊。去年7月，厄瓜多爾宣布取消對中國人的免簽政策。此前，這個南美洲國家是絕大部分中國走線人的必經之路。厄瓜多爾外交部稱，政策變化是由於「令人擔憂的」非常規移民增長，超過一半的中國籍入境者並未以常規的方式按時離境。

在走線途經的熱門機場，航空公司加緊核查中國乘客的旅行目的，不少人被拒絕登機。一名40多歲的山東卡車司機，和妻子一起走線。他們此前試着在埃及開羅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飛往中南美洲，都被拒絕登機，不得不轉往東歐。說起這些糟心事，他愁眉苦臉，一邊抽菸一邊嘆氣說，光是路費就已經花掉了十多萬人民幣。



影響更深遠的政策變動發生在美國本土。在今年1月20日上台當日，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令，宣布美國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，下令執法部門制止所有無證移民入境。與此同時，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（ICE）開始在國內大規模抓捕非法移民，這被特朗普稱為「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法移民大驅逐計劃」。截至6月底，全美各地的ICE設施羈押了約59000人，創下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。

各方的圍追堵截之下，走線美國的大門似乎轟然關閉，歐洲走線卻因而熱度上漲，從一條小眾路線一躍成為中國走線客「潤」出去的Plan B。

離比哈奇半小時車程外的大克拉杜沙（Velika Kladuša）與邊境近在咫尺，是一個走線客間無人不知的越境點。我到訪當日恰好是波黑的國慶節假期，全國大多數的商店都關門休息，然而在大克拉杜沙，一切如常，餐館裏人聲鼎沸。走線客沒有假日。

在大克拉杜沙附近的公路邊，我遇到三個正在步行前進的中國男人。他們都揹着大揹包，把羽絨服系在腰間，手上提着的塑料袋裏是麵包、香腸等乾糧。

儘管年齡、職業、籍貫各不相同，他們都有着大同小異的故事：單身男性、失業或負債、第一次出國、想走線到美國但知難而退、目的地是德國。

領頭的是一名33歲的福建廚師，他曾在廣東開餐館，卻因生意失敗而負債累累。「國內真的待不下去了，」他說，他欠了30多萬人民幣的債務，如果繼續留在國內，會被列入失信人名單。

走在他身後的是一個30歲的安徽人，曾在浙江的工廠當電工。他說，那份工作待遇不錯，月薪一萬多人民幣，但他實在受不了一天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長，辭了職。在家待業半年後，卻發現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

走在隊伍最尾的山東人小王，個頭最高，年紀最輕，才19歲。他的大揹包上掛着三麗鷗的布丁狗玩偶，這是他最喜歡的卡通形象。小王高中沒畢業就出社會了，當過服務生、司機，但自從2023年初，他開始長期失業。如今，他夢想在德國重返校園，學小提琴。

走在隊伍最前頭的福建廚師捧着手機，循着地圖上的圖標前進，卻說不清楚要走的具體路線。

果不其然，當天晚上，我就在比哈奇旅館的「走線大會」上與他們重逢了。他們在半路上迷路了，體力耗盡，只好返回比哈奇休整。



Taxi Game

在巴爾幹路線上，偷渡被稱作「game」。移民嘗試自行越境，就是「go game」，寓意是偷渡猶如遊戲通關，不時會遇到阻礙，遭遇遣返就像回到存檔點，又要重新開始設法前進。

旅館房間裏，小德坐在一張狹窄的單人床上，脫掉襪子查看腳上的水泡，一臉疲憊。三天之內，他已經兩次「game over」。小德認定這條路走不通了。

第一回，他和同伴走在冰雪覆蓋的山林裏，遇上克羅地亞警方無人機巡邏，他們急忙把頭埋在雪地裏。「我們那個帽子是土匪帽，只是露眼睛跟嘴巴那種，然後我們臉是朝下的，沒有露過皮膚任何一寸出來。」無人機在他們頭頂上徘徊了幾分鐘，便飛走了。

僥倖躲過偵查後，小德一行人在次日清晨抵達克羅地亞邊境，飢腸轆轆的他們先到餐廳美美地吃了一頓早餐，沒想到一齣門就迎頭撞上了警察，被驅逐回波黑。第二回走線時，他們又被巡邏的克羅地亞警察發現，被押送上卡車遣返波黑。

35歲的湖北人謝達與妻兒也在其中。「他開始要把我們所有的手機都沒收掉，你知道中國人的移动支付是非常厲害……你把手機給我沒收了，那相當於把我所有的經濟全部斷掉，」謝達說。

在眾人央求下，警察返還了大部分的手機，但折斷了謝達的一部手機。手機裏面有許多兒子小時候的照片，謝達的妻子因此情緒激動，拒絕聽從警方命令下車。據謝達說，警察隨即向她噴射胡椒噴霧警告，並把她和兒子強行拉下車。

「非法入境是不對的，但是無論怎麼樣對待婦女兒童，全世界的人應該是有一個底線的，」謝達憤憤不平地說，過了好幾個小時之後，他的妻子仍然被辣得睜不開眼睛。

謝達曾經在武漢經營一家餐館，生活富足，衣食無憂，但漫長的新冠疫情封控給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創傷。「我記得那時候是卡塔爾世界盃。8萬人的體育場，來自全世界的遊客在那裏，沒有戴口罩。我們還被封控在家裏面。一個地球，兩個世界。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國家完了。」

考慮到兒子的教育，他也認為非走不可。「學校卷得很。（兒子）上小學三年級了，現在每天作業都很多。我們不想他在這種教育環境下長大，累得要死。」



他們一家持有日本三年簽證，本可免簽進入墨西哥，可是他們此前兩度試圖飛往墨西哥都被拒絕登機，只好轉而來到巴爾幹。然而，一家人剛跨入歐盟邊境，就遭遇了強制遣返。「你歐洲一直以來以自由文明標榜，但是你的做法又是什麼？」謝達質問道。

在克羅地亞與波黑交界的邊境地帶，克羅地亞警察常被指控實施「pushback」操作，即將非法越境的移民強制遣返，並未給予他們申請避難的正式程序。新聞媒體、難民管理機構和人權組織記錄的類似案件數以千計。

人權組織「人權觀察」（Human Rights Watch）的報告指，克羅地亞邊境警察經常偷竊或毀壞移民的手機、身份證件及其他財物，並對他們實施侵犯人格尊嚴的待遇，其中一些行為甚至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色彩。而常年以來，歐盟對此視而不見，它為克羅地亞的邊境管控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，卻未能確保其邊境政策符合國際人權規範和歐盟法律。

兩次走線皆「game over」後，小德打算僱傭蛇頭坐車偷渡，這在當地被稱為「taxi game」。

不久前，他的一個朋友在比哈奇僱傭了一名巴基斯坦蛇頭，藉助「taxi game」成功抵達歐盟。小德打算第二天找這個蛇頭接洽。旅館房間裏的人正各自盤算，是否加入團隊一同出發。

巴基斯坦蛇頭要價2000歐元一人，聲稱將用汽車把他們一路送到意大利。由於擔心事先交錢會被蛇頭暗算，中國走線人找到比哈奇當地一家「中國商店」的店主作「擔保」。他們把偷渡的費用先用微信支付給店主，待成功抵達歐盟後，店主再將錢轉給蛇頭。



比哈奇人口不到六萬，卻有三家「中國商店」，售賣中國生產的廉價小商品，由長居比哈奇的華人經營。我向據信為走線人和蛇頭當中間人的中國商店店主詢問，他不承認這樁交易，也不願和我多談。我只好轉而到另一家中國商店打聽。

老闆季先生說，從2022年開始，他留意到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到比哈奇。「過一段時間一波人，基本上都是男的。」他遇到過來自中國各個省份的人，還有「戴着頭巾的新疆人」，他估計是維族人。

季先生已在比哈奇定居15年，目睹了多年前的難民潮，沒想到有朝一日，同胞也踏上了同一條路。「剛開始是有點驚訝，本來這裏就是很小很小的地方，很少有中國人過來。現在就感覺一下子熱鬧起來了。」

中國人通常在他的店裏買雨衣、睡袋、充電寶等走線必備品，還有的人因手機被警察沒收，來借用他的微信聯繫家人。也有人提議他作「擔保」賺取佣金，但他不想與蛇頭扯上關係，對這些請求一概拒絕。

當我結束一天的採訪，再回到走線人聚集的旅店，我才發現小德和其他六、七人已經不告而別，男女老少一行人登上了蛇頭的汽車。

昨夜還氣氛高漲的房間，突然變得冷冷清清，只剩下幾個還在恢復體力、想方設法籌錢僱傭蛇頭的人。房間小桌上遺留了一攤堆成了小山的硬幣，都是波黑本地貨幣馬克。一個走線客解釋說，這是因為中國人日常都用移動支付，不習慣用這些找零回來的硬幣。



塞爾維亞是新的厄瓜多爾

在到達波黑的比哈奇之前，塞爾維亞是中國走線人的必經之路。塞爾維亞與中國交好，是其在中東歐地區首個「全面戰略伙伴」，中國人入境有30天免簽待遇。某種程度上，塞爾維亞成了中國人走線路途上新的厄瓜多爾。

從90年代後期起，塞爾維亞開始出現中國移民潮。當時塞爾維亞正經歷戰後復甦，萬事待興，成本低廉，政策寬鬆，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在此從事貿易生意。首都貝爾格萊德形成了多個華人聚居區，其中包括離機場僅五分鐘車程的雷迪娜。

雷迪娜位於新貝爾格萊德的城鄉結合部，幾乎每個街區都有一家門窗緊閉的賭場，與之比鄰的是農田和新建的樓房。華人民宿和餐廳的招牌林立，沙縣小吃店也開到了這裏。

在雷迪娜，走線的灰色產業鏈是一個公開的秘密。在抖音上搜索雷迪娜，不難發現多家華人民宿的信息，它們通常也充當蛇頭中介的角色。還有中國走線人跟我說，他一降落貝爾格萊德機場，就有陌生的中國人上前來搭訕：「住民宿嗎？包接送。」

我在雷迪娜的街頭隨機問一名華人中年男性，哪裏可以打聽到走線的信息。他心照不宣地給我指了指附近的華人民宿，還好心提醒我，女孩子不要選擇某華人超市樓上的民宿，他聽說曾有女性在那兒遭遇不測。

我很好奇這家超市為何名聲狼藉，馬上前去探訪，一進門就瞥見入口處貼着一個用詞隱晦的招嫖廣告。我與一名華人中年女性店員攀談起來，一聊到走線，她就表示自己有門道，可以安排偷渡服務。

她隨即打了一通電話，語氣隨意，沒有多加寒暄，不到半分鐘便掛斷了。她向我報價：五萬人民幣，從貝爾格萊德用轎車直送到德國。「他們天天送。」她還說，這個「朋友」在雷迪娜經營民宿，現在民宿裏住滿了走線的人。

我很驚訝，在雷迪娜，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找到蛇頭服務。華人超市店員聳聳肩，笑我太無知。「十幾年都這麼走的。」見我有些猶豫，她乾脆告訴我，電話那頭的蛇頭就是她的丈夫。

東歐作為中國人偷渡西歐的中轉站已經行之有年。匈牙利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人類學教授聶保真（Pál Nyíri）告訴我，在上世紀末到21世紀初，匈牙利是中國人偷渡西歐的跳板。匈牙利不僅是歐洲的門戶，在90年代初，它還是歐洲唯一一個對中國人免簽的國家。



聶保真曾研究當年從中國到歐洲的非常規移民現象，他說，當時偷渡歐洲的中國人大多是福建人，以單身人士為主，男女皆有，但極少有人帶着年幼的孩子一起偷渡。在90年代末「國企下崗潮」後，偷渡人群中也多見來自東北三省的人。中國偷渡客往往通過關係網找到華人蛇頭安排行程。聶保真說，這些華人蛇頭大多並非有組織的犯罪網絡，更像是一群經紀和中介。「他們彼此為對方工作，並進行交叉承包或分包。」

跟如今的走線人一樣，在上世紀90年代，大部分中國偷渡客的首選是美國，但由於前往美國的難度加大，才將目光轉向了歐洲。標誌性的轉折點是1993年的「金色冒險號」案件。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走私船在紐約市近海擱淺，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，結果造成10人死亡。

該事件之後，美國加緊打擊來自中國的非非法移民，偷渡去美國變得昂貴且危險，歐洲才逐漸成為受歡迎的目的地。這個移民趨勢也反應在中國電視劇中，在電視劇《北京人在紐約》轟動中國四年之後，《走入歐洲》在1997年應運而生，劇集講述一對戀人在赴歐之後經歷的考驗，在匈牙利、意大利等地取景。

當年，英國和意大利是中國人偷渡歐洲的熱門目的地。英國作為英語和老牌資本主義國家，有歷史悠久的海外華人社區，是中國人當時的首選。而在意大利，早期華人移民開始開設紡織製衣作坊，急需勞動力，國內親屬和求職者前來投奔，華人社區初見雛形。當地還不時有「大赦」，無證移民可獲得合法身份，因此受到青睞。

當時進入西歐有兩條主流偷渡路線，第一條與現今中國走線人的路途相差無幾，另一條更危險的路線則是從黑山走水路到意大利。要到英國的偷渡客，要先抵達荷蘭或比利時，再設法橫渡英吉利海峽。

偷渡歐洲的風險比美國低，但也並非康莊大道。在2000年，58名中國人通過貨櫃車集裝箱從比利時偷渡至英國多佛爾港，在途中窒息而亡。事發後，荷蘭司機被判14年監禁，9名中國蛇頭人員在荷蘭入獄。19年之後，類似的悲劇在英國埃塞克斯郡重演，39名越南非法移民在貨櫃車集裝箱中遇難。



Asim 20

有一名中國走線人的人生旅程，也在比哈奇黯然終結。比哈奇市郊一座公墓裏，朱凱（Kai Zhu，音譯）永眠於此。他遺留下的信息寥寥無幾，墓碑上僅有的姓名與生卒年份，幾乎是外界對他全部的認知。朱凱生於1964年，卒於2024年，終年60歲。

63歲的比哈奇人Asim Karabegović是唯一一個出席朱凱葬禮的人。他是當地援助難民的非營利組織SOS Balkanroute的志願者。據他所知，朱凱在波黑逗留了數月，曾經住在比哈奇郊區的利帕難民營（Lipa camp），因突發疾病在醫院治療無果，最終在難民營去世。中國駐波黑大使館支付了1500歐元的殯葬費用，而Asim所在的非營利組織籌措棺木、製作墓碑，在其墓前栽種了一株寄託哀思的菊花。

在前南斯拉夫解體時期，波黑經歷了漫長而慘烈的戰爭。從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亞戰爭造成約20萬人死亡，全國近半人口200萬人淪為難民。比哈奇是那場戰爭的激戰區之一。走在墓園裏，Asim不時指向一個個墓碑向我介紹，底下長眠着他的親友。墓碑上的照片裏是一張張稚氣未脫、朝氣蓬勃的臉，他們都是20多歲的青年，人生在最好的年華戛然而止。

經歷過戰爭苦難、逃難窘迫的波黑人，對難民的困境似乎更能感同身受，明白每個人都可能會在某個時刻面臨不得不離鄉別井的絕境。在這座公墓的一角，有一處專為在旅途中死亡的難民而設的墓地。用黑色大理石打造的落成紀念碑上寫道：「☐念所有在追☐更美好生活的途中逝去的移民和☐民，他☐的梦想与他☐一同埋葬。」

Asim已為約20人安排他們的身後事，朱凱是他送走的唯一一個中國人，其餘的大多是敘利亞人和阿富汗人。許多人的墓碑上沒有名字，只寫著去世的年份和「NN」——No Name（無名氏），意味著他們去世時身上沒有身分證明文件，姓名不得而知。Asim環顧四周，一一向我講述他們的死因——在山林中被獵人誤殺、渡河時溺水而亡、晚上在廢舊房屋裏生火取暖而被燒死、捲入難民之間的紛爭而被謀殺……

Asim說，他為逝者籌措葬禮，是希望他們在遠方的家人能獲得一絲寬慰——所愛之人在異國他鄉已經入土為安。



Asim

同途殊歸

我在比哈奇旅館遇到的那些中國走線人，如今又身在何方呢？八個月後，我與其中數人再度取得聯繫。

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購買了蛇頭的服務，但「taxi game」遠遠不如想象中的舒適順利，一輛普通的兩廂轎車裏，塞下了10個人，小德和另一人蜷縮在後備箱裏。深夜，他們依然要在天寒地凍的山林裏徒步幾個小時，渡過冰冷刺骨的河水，累得把行李全都丟棄了。因為接應的車輛沒有準時到達，他們白天不得不躲在樹林當中。一行人又困又乏，凍得瑟瑟發抖，抱在一起取暖。

好不容易到了克羅地亞腹地之後，他們可以投宿當地難民營稍作休整，但每次遇上警察核查身份文件，就又回到「game」的狀態——被迫折返難民營，擇日再次上路。從比哈奇出發六天後，他們終於抵達意大利米蘭。小德回憶說，大家在唐人街吃了一頓火鍋慶祝，心情也輕鬆下來。

勝利的氣氛在抵達德國後，卻開始急轉直下。中國走線人輾轉「大、中、小營」，即德國安置難民的層層機構，進入了漫長的難民資格審核程序。德國的難民營大多位於偏僻的小鎮，是學校、醫院、商場等公共設施改造的集體居所，環境簡陋。家庭通常會被分配到獨立的房間，獨行者就不得不跟多人擠在一個房間裏。

讓這些中國走線人更絕望的是，在約一年的難民資格審核過程中，他們不被允許在德國工作。「打黑工」的路也被堵上了，德國政府對非法就業的監管嚴格，僱主若僱傭非法移民將面臨大額罰款。而每個月兩百多歐的津貼杯水車薪，無法滿足他們儘快掙錢致富的渴望。

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德國的走線人，開始四散東西。

原本想學小提琴的小王，到了德國後發現暫時無法打工上學，鬱鬱寡歡，最終自費返回了中國。有的人南下到西班牙，因為聽說那邊更容易拿到長期居留。

據說，還有一個人留在了比哈奇，取代了中國商店老闆的角色，成為了蛇頭的搭檔，專門接洽中國走線人的業務。

謝達一家目前仍在德國。因為有未成年的孩子，他們被分配到環境相對好的住所，津貼也更高。謝達稱，他已經拿到了就業許可，目前在倉庫打工，希望一家人能在德國長期生活下去。

根據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政局公布的數據，在2024年有1184名中國大陸公民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，是近五年來最高水平，比前一年增長了約500人。不過，中國人的庇護申請通過率較低，德國政府去年拒絕了近半的申請。

而曾經嚮往德國「包吃包住有錢拿」的小德，「德國夢」碎了。「又找不到工作，又走得這麼辛苦，又花了這麼多錢，」他說，後悔走線歐洲。「其實那些福利都沒什麼用，那一點錢。我本身就是想找工作，找不到工作沒辦法，只能走了。」

抵達德國兩個月後，小德登上了離開歐洲的飛機，飛往中東國家約旦。如今，他在約旦北部城市伊爾比德（Irbid）一家華人企業做幫廚。這份工作是在比哈奇遇到的一個中國走線人給他介紹的，每個月工資25000人民幣，超乎常理地高。我問他，這是不是電詐集團的工作，他否認，只說是貿易公司，不禁足。

對約旦，他談不上喜歡。「這邊你掙了錢，沒有地方可以玩。」但這裏也有他意想不到的「刺激」。不久前以色列與伊朗互相空襲之時，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一段導彈劃破夜空的視頻。他覺得炮火像煙花、流星一樣，很新奇。

我留意到，自從到比哈奇之後，小德的微信朋友圈的背景圖片從未變過，一直是去年冬季從比哈奇旅館房間窗戶望出去的雪景。鵝毛大雪紛紛揚揚從天而降，烏納河上結了一層薄冰，兩岸光禿禿的樹幹上掛着銀霜，大地銀裝素裹，素潔靜謐。那是這個廣東人平生第一次見到茫茫白雪。

但在他的記憶裏，這幅景象並非寧靜悠然，而是象徵着前路艱險。小德說，那是來提醒自己，不要忘記人生最低谷的時候。在照片旁邊，他還搭配了一句話：前途渺茫，也需負重前行。

（Džemal Čatić對文章亦有貢獻。小德、謝達、小王為化名。）

